

入學新論

全

3
13
3454



小 川

994

天保甲辰新鐫

帆足先生著

入學新論

全壹冊

浪華書鋪

二庫堂合梓



序
入學新論一卷。日出帆足先生所
著也。秦焚詩書。至漢復出。自爾以
來。儒者說經。其言人人不同。未造
之弊。皆執其所聞。更相是非。莊生
所謂道術將爲天下裂。豈不哀乎。
孔子歿二千有餘年。聖人之道。猶



未明於天下。職是之由。先生蓋憂之。此書所以作也。歷代諸儒習焉而不察。語焉而不精。先生乃原之古昔聖人所以設教。以發明其義。瞭然如指諸掌。故其論之所波及。雖異端之道。亦皆不能遁其情也。夫學莫善於攻本。本之既明。末雖

欲不治得乎。先生之所以示學者至矣。若夫立論之微。則天下之大。百世之遠。自當有公論在。豈待於彝言哉。去歲之冬。先生徙居茅刈西崦。彝以事不得往。今茲三月。始詣西崦。先生乃出此書授之曰。予老将死矣。子其爲我校而傳之。顧

予此篇多所未備。然後之君子。或有繼治之。其有大造乎斯文者。未必無小補也。彝曰。唯挾還家。旦夕校正。因作之序。且告覽者。以先生之言。天保癸卯四月庚辰。杵築元田彝謹撰。

入學新論

原教第一

天下之教二。曰正。曰權。吾之所以為教者二。曰儒。曰佛。正教順天命以立教。奉天道以行之。是因人性固有之理。文之而已。故道或名曰文。權教衡天命以立教。以死生緣業行之。是因人心所大疑。設權譎。驅使之善。故其贊道曰善權。儒為正教。彝倫之道也。戎狄之國。蠻夷之鄉。皆莫不有彝倫之道。而儒極其正者。

日出

帆足萬里鵬

卿著



也。其始興在堯舜。而大成于孔子。故又名為孔子之教也。彼邦先王亦有郊天祀上帝之禮。福善禍淫之論。如書盤庚所言。茲予大亨于先王。爾祖其從與享之。作福作災之類。此因祭祀之禮。人情所同然。明禍福原天。以喻庶民也。然無因果報應之論。不敢言其所不知。亦唯正教之故也。本邦神道。窩霏爾墨尊時。已有織祭服之事。其興尤久。神武帝以來。益有崇飾。至今三千餘年。列聖相承。四海之民。仰之如日月。尊之如神明。與異邦屢易姓者不同。亦神道之教孚於

其民也。上古頌其人德義。因以為名。天照皇名窩霏爾墨。窩霏爾墨。漢言大晝日。謂其聰明猶晝日見物也。其弟名子缺郁密。子缺郁密。漢言月夜見。謂其聰明次兄也。霏之為言日也。神道之教。因以為日神。子缺之為言月也。因以為月神。皆因其近似立之名。蓋神武帝之時所作。以鎮服中州頑民也。

神道以忠信為宗。以明潔改過為行。皆與孔子之道無異。但推皇祖以為天神。頗顯權教。然不為出世。又無因果報應之設。且運屬草昧。書契不興。大本雖立。

細節不備。故至應神仁德二帝。並崇儒術。以導斯民。後世治國家者。彝倫之叙。政刑之設。莫不因儒以爲名。人知忠孝五倫之道。有所持守者。皆二帝興教之德也。

本邦無文字。上古之事。皆出傳說。見齋部廣成古語拾遺序。距神武帝即位千三百餘年。和銅四年。使萬侶據阿禮所誦作古事紀。後九年。更詔舍人親王安萬侶紀清人作日本紀。說者以古事紀爲書紀稿本。信矣。然書紀之言多崇飾。故治和學者皆據古事

紀。古事紀之文。據安萬侶序。其鞆譯雜用音義。已非漢文。又殊和言。學者以意屬讀。言人人異。無可適從。且阿禮所誦。事則古。其言當時之辭耳。上世之言傳世者。獨有歌詩及祈祝之辭。然歌詩祈祝。皆尚藻飾。是諷詠之言。與矢口不同。故予以爲本邦上古之言不傳。且聖德太子以天照皇爲婦人。亦據窩霏爾墨之名。墨字和訖與女同。是一時權宜之言。以濟其私。二書皆承其謬。無所是正。未足以徵其道也。古事紀天照皇謂素尊爲納設。素尊亦言我天照太神之伊

綠設也。設及伊綠設皆漢曰兄。素尊實天照皇弟。古婦人謂弟爲兄。據此古事紀亦以天照皇爲婦人也。伏羲君天下。畫八卦。作書契。爲儒教所本。然時屬上古。資生之具未備。未暇興教。及神農黃帝。禮文益備。然猶未也。至帝堯。資生之具大備。堯之立曆象日月。平定水土。明倫理。制禮樂。叙冠裳。正法令。夏書所載可徵也。書云。帝曰。契。百姓不親。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。敬敷五教。在寬。孟子曰。人之有道也。飽食煖衣。逸居而無教。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。使契爲司徒。教以

人倫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蓋五教聖人所以教人。彝倫之道也。夫婦蓋謂男女少壯者。非夫妻之謂。一室之內。有妯娌。有姊妹。有姑姊妹。內外之別。不可不嚴也。及至文王周公。教法益備。然學問之方未立。至道不凝。孔子生。衰周之世。躬神聖之德。學而不厭。教而不倦。叙詩書。修禮樂。依仁遊藝。使後世有所楷則。易學易成。儒教至此始大成。可以傳萬世而無弊也。儒教以畏天命爲主。行仁爲極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

教。故知天命者。聖人之立教也。畏天命者。君子之行
道也。夫率命而行者。宜得福。違之者。宜得禍。然人事
之變。賢者不必貴。不肖者不必賤。何則。勢成者不可
遽變。而人衆能勝天也。人事之變。雖有參差不齊。其
究必不能違天以自立。所謂天定勝人也。且使人盡
措仁義之教。唯利之征。則爭奪並興。不可一日相聚。
爲生。苟內顧之不疚。我心之常泰。則雖有厄窮死喪。
人之所無奈何。亦天命之耳。與夫苦形勞心。冒危險。
犯刑辟。以徼一旦之利者。蓋亦遠矣。此之謂知命。故

曰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。佛氏所謂前生宿業。雖佛不
能免。亦謂命也。

仁人也。蓋孔子之道人。不過教以能爲人。能爲人之
義。不可勝用。若夫生天成佛。異端之言耳。博愛利衆
之心。是上天生物之氣。寓於人者也。故慈愛之發於
心。溫乎如春。熙乎如悅。推以及人。與天地合德者也。
然必其成功可見。而後謂之仁。故以顏子之賢。猶曰。
其心三月不違仁耳。夫人受形氣於天。以生者也。形
體已立。神識生焉。以知趨利避害。已有形也。有自愛

之心。資養於物也。有貪欲之心。欲生之蕃也。有好色之心。此自然之感。內動神識。以生喜怒哀樂。有形之必所不免也。是已足矣。又有仁智之性者何邪。人萬物之靈也。而其所稟於天。富於神。而嗇於形。無毛羽以禦寒。無爪牙以爭食。而手技敏捷。神識特秀。以得裁制萬物用之。耕稼而火食。建宮室。制衣服。百工之所為皆備。此相資而後能生者。不能獨生也。夫已有神明之智。群居州處。恣其貪欲之心。必相殺相奪。盡死而後已。天之道必不然也。人之所得既粹。有安人

利人之仁。有自修自守之智。此天之所賦。以使其相資為生者也。故天之生此民。必有仁智特秀之人。因此道也。作為教道。使夫不及者。循此而行。以養其情。不至自戕。夫聖人教人。不過使其相資為生。不至自戕也。仁者與人皆生之道。其功及眾者廣。故以此為教之極致也。

權教之原出西域。夫人之死。形體朽腐。精氣發揚于上者。是自然之理也。人遂以為死者其神不滅升天。人情所同然也。故萬國言死者皆同。西域有為善升

天為不善墜地獄之說。其原出流俗之言。上古有賢哲之人。因作經論。以教愚民。先釋氏八百餘年。所謂三仙是也。其道以戒善為行。以禪定為學。其言曰。人勉為善。死必生天。享諸快樂。其為惡者。一墮地獄。雖經萬歲。不得復出。釋氏亦從其徒受業。遊學六年。精思六年。更作六道輪回之說。以為生天者。為善之報。已盡。亦不免下為人畜。墮地獄者。罪業已盡。得復為獸畜。以迄為人天。唯能作佛。始出六道。蓋所以勉賢者。益崇其德。小人陷不善者。得改過遷善也。且曰。禪

定之方雖善。未得為至道。宜治止觀術。以祛惑也。至三十。其教始成。其所以立教。盡載華嚴經。以其浩博。人不能解。退說所謂小乘者。誘之使進於道。數十年。其高足弟子。漸得上進。釋氏亦已老。乃教以聖人可學而至。二乘亦得成佛。以遠其法之傳。法華經是也。故此二書為釋氏要典。大抵聖人之道至大。故人少能得其全。釋氏經籍備存。所謂諸宗者。多得一曲而自好耳。

禪定之學。蓋出釋氏之前。今據天台智顗之言。舉其

略曰根本四禪。曰特勝通明。曰九想背捨大不淨。曰念佛。亦有所謂慈心者。其言曰。凡四三昧中。常坐三昧。發禪則多。若坐時。體氣調適。覺此心路泯然澄靜。帖然安穩。繫緣所習。而不馳散者。此爲羸住。此心又勝。則名細住。兩心前後中間。必有法以持身。身體正直。不急不倦。如似有扶助之者。或一兩時。或一兩日。或經旬日。漸深漸細。朗然空淨。持心不動。雖復空淨。而猶見身心之相。未有支林功德。是名欲界定住。此定或至一年二年。定法所持。自無懈倦。從其心後。又

轉虛豁。不見欲界定中身心之相。猶如虛空。是名未到地相。世間愚人。或得此定。謂是無生法忍。殊不知性障全在。未入初禪。如灰覆火。昧者輕蹈。以自傷熱耳。從羸住訖。至非想。通有四分。謂退護住進退又二。一任運退。二緣觸退。於靜心中。三障四魔。而生憂愛。是爲內緣觸退。護者。以方便將護定心。住者。或因護助安穩。或定體自住。進者。從未到定。漸覺身心虛寂。內不見身。外不見物。於此定中。覺身心微微然運運而動。則發色界淨妙四大。動痒輕重冷暖澁滑。合名

學新語
八觸。觸欲界身。於是有支林功德。從此而起。功德有
十。空明定智善心柔爽喜樂解脫境界相應。空者諸
觸發時。空心虛豁。不復同性障未去之時。明者淨妙
皎然。定者不復散動。智者所解靜利。善心者深信妙
法。柔爽者離欲界麤穢之相。喜者喜所得法。樂者安
此美妙。解脫者無復五蓋。相應者心與諸觸功德相
應不亂。又念持相應而不忘失。然色界無此八觸。如
初禪八觸。亦須審簡邪正。何者。去欲界近。帶欲心。則
邪得隨入。蓋謂鬼入禪中。禪非鬼也。則還約八觸十

功德明之。若過若不及。俱為邪也。原夫正禪。不應有
邪。所以有者。如服菖蒲黃精。將有藥益。則令人多瞋
多欲。非藥令爾。藥推麤法。麤法將去。理當如是。要須
精辨也。正禪五支。若初觸觸身在緣。名覺支。細心分
別八觸及十眷屬。名觀支。度昔未得而今得之。名喜
支。恬愉名樂支。寂然名一心支。初禪八觸。功德猶麤。
若數數發。則轉深利。將欲去之。但訶覺觀。初禪謝已。
即發中間。既離於下。而未至於上。此時或生憂悔。若
不悔者。內淨即發。無復八觸。混四大色。成一淨色。照

心轉淨。與喜俱發。喜已生樂。樂謝入一心。此禪喜動樂不安。即復訶喜。喜謝入未到。忽發三禪。色法轉妙。正樂徧身受。聖人方能捨之。凡夫則難。此有五支。謂捨念慧樂一心。經論言之。或前或後。皆修行小異耳。此樂對苦。訶樂即謝。亦有未到。未到謝已。發不動定。不動者。不爲苦樂所動。定法安穩。出入息。不苦不樂。捨念清淨。一心支。雖爾猶是色法。訶三種色緣。斷空得定。不復見色。如鳥出籠。是名空定。此定謝已。亦入未到。緣識生定。名爲識處。此定謝已。緣無所有。入無

所有。法相應名。不用處。又過此已。忽發非想非無想。此定不緣識處。故非想。不緣不用處。故非無想。三界頂禪。更無上法。外道計爲涅槃。是爲暗證。具足苦集。還墮三塗。

四禪如智顗所述。乃人心順理而行。生氣暢達之爲。古稱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張橫渠言。心正身體不要拘束自正。皆是物也。所謂四禪。就其生熟分等級耳。四禪蓋三仙之所以爲教。與今世所謂禪者不同。禪者積修之所生。非襲取之也。今禪以頓悟爲宗。是觀

耳。非禪也。所謂特勝通明。乃數息類。蓋以神率氣者。故曰少兼觀慧。二者亦就其中分淺深也。九想以下。乃假觀以去貪愛者。念佛想像聖賢儀觀之盛。以自養。亦觀也。慈心乃仁心之發。說者以爲雜發諸禪中。實與禪相助成用者也。詳見智顗摩訶止觀。莊列所謂審淵者。其術今雖不傳。亦四禪及特勝通明之類耳。九想以下。棄絕情愛之法。莊列雖逸民之操。未至出世。非所用也。夫四禪人性之固有。聖凡同之。薄修則得。然至精熟之極。三仙徒以爲至道者。未易言也。

釋氏亦深居以禪自娛。而不以爲至道者何耶。以貪愛之心未去。如以灰覆火。冥者輕蹈。以取傷也。故其治心。又有所謂止觀者。止則一而已。觀境極廣。要之不過以空觀爲主耳。一簞食。一豆羹。得之則生。不得則死。義之所不可取。君子謂有命。命者何。天命已以。不可取之義也。義不敢取。心則不免爲之動。止觀之術所以設也。其說以爲彼穀肉果何物乎。糞穢之培。血液之凝。由根莖以升。經鄙穢處以生。及其下咽。又化糞污。何足貪耶。非唯止此也。不可取而取。咎責並

起。不如不取之爲愈也。思之已審。貪欲躁擾之心。泊然而止。是釋氏所以教學者。亦知命之方。稍雜權術耳。詩曰。我思古人。俾無訛兮。李延平所授。朱子以爲陋。後覺有效者。亦觀也。修禪須屏居山林。非齊家治國之人所能爲也。故先王之教。以樂發和。其所以致之之方。雖異。其實一也。

天之不測。通達之無際。開闢以來。僅五千年。如大陽衆星之居其所。地球五星之繞之。至近世始明。然行道出入之變。高卑進退之異。猶且多不能明其故者。

儒正教也。夫子所謂天。天道也。至其形體運行。亦由當時推測之言耳。釋氏之才。亦明知至大無外。至小無內。故有八万四千日月恒河沙世界之說。四分律漉水飲之。以去蟲多。但止人眼所能見。至天眼之見。不可得窮。皆與近世實測之言合。須彌四州之論。火輪風輪之形。蓋三仙徒所作。鄒衍赤縣神州之類耳。釋氏亦由其言。以爲萬物有形色者。皆由人心視聽迷謬以生。至天地亦衆生緣業力之所持。是蓋爲其徒解湛溺之疾。且千載之後。天地實測已明。其教亦

無窒礙不行之病。何則。眾生緣業已異。則天地之形亦不能不變。若使其徒力學隨時修改。亦足以摧伏外道輔翼治術也。獨惜後世無有能明其旨者。故天竺佛教皆爲外道摧破略盡。安日河上僅有存者。皆由天文地理及俱舍諸論所載人身臟腑胎孕之言多疎謬也。夫天地萬物實形而已。實理而已。然佛教以爲人心迷謬之所生。何耶。物之能惑人者。無過貨色貨色之爲物。至其毀敗腐壞亦歸空而已。且二者之接我。在須臾之際。及其已過。漠然與空虛無異。若

使行道之人其心泊然不爲其所累。與未始有物者何以異。釋氏以爲萬物之形皆由人心迷謬而生。即空觀之論。所以教學者解惑歸正也。彼邦學者悅佛氏之學。亦以其有空觀之說故也。空觀莊列亦有之。伊藤仁齋以爲俗人亦知之是也。蓋人情所俱有。但用之有巧拙而已。後世儒者悅空觀之說。往往引以合聖人之道。不知釋氏之教元與儒不同。空觀之言亦與六經之旨不相入也。儒之易。釋氏之空。是二教中其最巧者也。

儒以仁爲極。以知命定之。而無禪定之說者何耶。蓋儒以禮樂爲宗。物之感人心。無甚于音。詠以溫厚之辭。播之中聲。使聽者立至四禪之極者。是儒教之所以爲巧也。夫音之治心也巧。而有鄭聲陷溺之弊。綠業之道愚也捷。而有樹黨斂財之禍。事之極利者。必有大弊。是聖人之所無如何也。故夫子放鄭聲。而釋氏乞食自奉。蓋戒於此也。

佛教以因果報應爲言。則是其本旨。雜以鄒衍宏勝之言。惠子堅白之辨。宏勝之言使人懼然化。堅白之

辨所以解拘攣。非徒設也。又有多羅尼印明。多羅尼皆以直譯行。朱子以爲多羅尼之言露淺。梵僧恐中國人笑之。所以不譯。今觀其偶有譯出。朱子之言果信矣。韜鈴家有所謂九字。曰臨兵闘者皆陣列在前。言唱之能辟鬼物。多羅尼之言。皆是類也。習禪定者不欲言語。以手勢相喻。事已全備者。大指端與第二指端相接成圓形。以示之。宜固守者。右手握左手第二指。以示之。至乞水乞火。皆莫不有印。所謂印明是也。蓋出三仙之徒。釋氏亦遵用。但不以爲要道而已。

天何以爲此生生也。河漢之外。果有何物。有始者必有終。始之始與終之終。不可得知。是皆人之所不能測。以至人物之死生草木之榮枯。皆雖生生所使然。吾不知其何故。其所不能知。則其所神也。且天地萬物不待我而有。我則有神識以接天地萬物。故所謂神識。雖眇乎小。與天地萬物並立者也。喜怒哀樂由此而出。好惡刑賞由此而施。上有君長父祖。下有妻子朋友。俄然而死。形廢神滅。中人以下。孰不疑於死者。苟有人情。孰不哀於其親之死者。聖人知本之不可

可遺疑之必至惑也。故建天地諸祀。以示報本。以保民疑。使其有歸而不至蕩。禁淫祀。使無迷惑。建宗廟。祀先祖。以致其哀慕。使無刻薄殘忍之心。祭如在。敬鬼神而遠之。孔子之教也。權教因人之所大疑。作爲因果報應之說。驅愚民使之善。亦一其所尊。禁諸淫祀。以至至迷惑。權教之巧在因果。因果近以示積善積惡之有報。天之道也。假地獄天堂。以資脅誘。賞罰之權也。又以宿業不可易。爲知命之方。印度立教者。有因中有果。因中無果。亦有亦無之異。夫以因中必

有果者。釋氏之所宗。絕人事之變。而一衆心也。因中無果者。無天者也。亦有亦無者。乃人事之變。蓋得其實。然不可以立善權之教也。權教必以出世爲宗。以榮貴爲幻。何則。以後生爲主。以今生爲假者。其所以爲巧也。已以爲假。不宜著其樂。故棄倫理。捨榮貴。獨居物表。師弟子相繼。以守其教。使不廢墜。然其出世亦所以濟世耳。未知生焉知死。聖人豈欺人哉。

上古槩以神道設教。而顓頊命重黎。絕地天之通。本邦崇神帝。創人神異宮之制。蓋本邦及唐。皆居大洲

東偏。得大陽發生之氣特多。其人明敏仁惠。神道教人。必至招徠。故至人文稍闢。教以彝倫。率以政刑也。至西域諸國。居大洲西偏。得地球凝結之力尤多。其人鈍朴殘忍。故不得不以神道教之。嘗讀和蘭譯都逸國人斯密魯滿地理志。西曆千八百十三年所刊。中有支那志一卷。頗爲詳悉。其言曰。支那城闕邑屋之美。除歐羅巴諸國。無有其比。至人倫淳篤。爲天下第一。自歐羅巴人。不及遠甚矣。又曰。人倫之道。在諸權教多所不備。至孔子。可謂大成無遺恨。孔子之道

未嘗高論造化。唯以禮儀爲教。且載歐羅巴諸州近
譯詩書行之。蓋權教之於人倫。槩多粗畧。佛教殊甚。
以其出上古也。故人主崇尚佛教。紀綱必不免壞亂。
本邦平安建都以來。及梁武事。可徵也。

權教已無君臣上下之紀。而其徒已衆。則所以統率
之者。亦不可無其人。故釋氏擇高足弟子。附以衣鉢。
主其教。至第二十五世獅子。遊北天竺。爲其國王所
殺。衣鉢之傳遂絕矣。或以爲獅子北遊。知其必死。豫
以衣鉢授其徒。而後行。是後世僞託之言。今之僧徒。

亦能明其謬也。

惡莫大於殺。佛禁之固善。而儒不禁者何耶。以其不
可得禁也。先王之法。不麝不卵。不合圍。不掩群。殺之
有時。用之有節。所以愛養之者至備。豈特以爲殖其
利哉。佛度人施教者。喻人以道。反覆不聽。不過與之
絕。所謂不告不教。不與之言。是耳。王者則不然。教之
不從。勢不得不以刀鋸從之。是以禽獸之故。殺人也。
古王侯信佛者。或有禁殺之令。亦不過數年而止。猶
不免有犯者。蓋非法所能禁也。何則。魚肉以助粒食。

遐陬僻邑。仰漁獵爲生者甚多。北漠沍寒之邦。窮海鳴居之民。專資獸魚。苟禁殺。何以爲生。且猛獸龍蛇。非惡平曠而不居。特畏殺耳。放龍蛇於菑。驅虎豹。象而遠之者。聖人之功也。苟舉天下之人而不殺。彼將與人雜處以求逞其欲。豈得無害乎。治天下又有以殺止殺之法。故殺非聖賢得已而不已者也。然則孔子聖人無位者也。何以釣弋。夫聖人之所行。天下達道也。非立異以便己者。何獨怪於釣弋乎。

本邦以儒釋二教爲治。儒教以教君子。明倫理。正政

令。佛教以教野人。助政教之所不及。道並行不相悖。不可偏廢也。釋氏少棄王位。遁迹山林。戒律自約。以度群生。其清高慈仁。亦一教之祖也。至其徒怠惰不能盡其道。豈特僧徒。雖儒亦然。但以權教勢利所在。主之者非其人。不能無蠱惑愚民之弊。白河帝以叡山僧不肯從詔令。比雙六駁子。織田信長之雄武。攻石山數年。纔能降之。故有國者。宜明孔子正教。以道其君子。善權之教。可誘野人。使爲善耳。孔子之教。彝倫之道也。故王侯能由其道。政教明於上。風俗正於

下其興勃焉。東漢諸帝盛崇儒術。尊禮師儒。所謂黨錮諸賢。其居家孝友敦厚。足以矜式子弟。維持名教。其立朝貞亮忠信。足以正綱紀。率民萌。其出居邊郡。文武之材。能使夷狄震懼。不敢入犯。故及其衰。政令上紊。風俗下清。群雄相視。不敢去。臣位數十年。晉士君子懲黨錮之禍。專尚老莊。以放蕩無檢爲上。名教已斁。禍亂從興。以及梁陳之際。其君孽盡殺諸弟。以爲身後之計。生民之禍極矣。以梁武帝之英明。材兼文武。徒以崇佛教。綱紀不振。終有臺城之禍。唐太宗

平定天下。又崇儒術。至宋程朱諸子出。德行之懿。學術之盛。洙泗以來。於斯爲盛。故宋氏之李。強敵外逼。宗社墟莽。風俗之美。忠孝之節。猶有可觀者。明氏以雜學亂道。及其季世。諸臣朋黨相軋。無復廉恥。雖莊烈帝之銳志求治。臨朝歎息。無如之何。本邦神道之教。以忠信敦厚爲治。應神帝十六年。百濟獻論語千字文。所謂千字文。蓋蒼頡諸篇屬。非周興嗣所韻也。及王仁屬來。始得讀之。及寧樂之時。大撲已散。反臣屢作。藤原鎌足父子已夷內亂。務興學術。禮樂刑政

之設。彬彬然比隆唐氏。朝廷又興數百年。豈非崇儒之効乎。桓武帝以來。盛崇佛教。而當時所尚。徒以咒祝祈禱爲事。已非釋氏之舊。儒術已衰。和歌方熾。和歌固詩教也。然以其不經聖人裁正。宣淫日聞。至保元平治之時。父子爭位。虎臣推刃。大權歸下。武人爲于大君。源氏諸將。槩父子兄弟相仇殺。甚于讎敵。延至戰國。愛子淑女。皆爲餌敵之具。甚者至質其母以謀兼併。徒以攻伐權詐爲賢。薰黎之禍。未有慘於此時者。當時論者以爲名倫之敗所致。豈不信乎。江都

興。延禮師儒。學術又興。至治浹洽。二百餘年。文學之盛。寧樂以來無有也。當今之務。莫如譯經史以和言。使人人易通曉。苟如是。職事鞅掌之士。兵戈騷亂之際。亦可以從事學術。孔子之道。必不至廢墜。生民之衆。冀無復慘夷之禍也。

當今民間祭其祖先。皆用釋氏禮。世儒誚之。夫王侯遵僧制。既乖本邦古典。又不合周孔之禮。未爲得宜。其在庶民。亦極爲便宜。何者。悖逆之民。尚祀其祖先者。有佛寺轄之也。諷經讚嘆。亦能使其生哀慕之心。

若無此制。棄其先祖不祭者。必衆矣。僧民間主教者。村里有佛寺。猶古之有鄉校。其選亦不可忽。人情驟不欲棄其子爲僧。必貧困不能自立。始肯爲之。故命其子。亦不過苟免凍餓。習與性成。立志已卑。能通經論。守戒律者極少。其教愚民。亦不過廣張罪福以利。觀施耳。求其務慈悲敦五戒。不可得也。官宜設法令。四十以上。頗達文辭。有學道之心者。方許披剃。給以度牒。聽其游方。苟如是。文人隱士。世念淡薄。欲屏居山林者。始得爲僧。即游方僧人。無夾

帶奸猾之患。五十以上。學行淳備。有師道者。方聽住持各寺。即戒律嚴整。無梵嫂尼媪之褻。且海內佛寺太多。其小者。所隸人戶僅十餘。觀施不足以自給。名雖僧人。耕耘雜作。與農民無異。不暇學問。宜每十餘寺并爲一。必令轄民戶千餘。則財施優給。人得學問。必自顧惜。不如今之無狀也。所毀寺墟。仍置一小庵。以安佛像。繫以故名。使所并寺歲時差僧人諷經。則大寺有事。亦不失賦財之利。事爲兩便。其建寺擇山林靜僻去聚落半里以上。畧如佛制。月三數日。集所

輶民萌。爲說法。先期進講帖。守令閱過。其言不違義理。裨補名教。方準講說。講必以晝日。男女異席。官遣吏監之。村正以下督察。令無喧譁失禮。講日除士人入學外。有疾病事故。不得往。必申官長。苟如是。其說法亦足以裨教化也。

老子戰國好事者。剽竊莊周書作也。其文乏溫厚含蓄之氣。與易大象論語不同。且據篇中仁義並稱。決非當時之言也。荀子有非十二子。不言老子。獨韓非子有解老喻老。傳者以爲老子將隱。西過關。爲關尹

喜著五千言。則知其書鄭韓間人所僞撰。莊子天下篇稱關尹老聃聞其風喜之。則關尹比老聃爲先輩。非受學老子者。且言望氣知有異人將過。其妄誕固不待辨而明。或曰。老子即韓非所著。喻老解老所以神其言。然韓非綜挾名實之學。未必爲是無益之事也。

老子隱君子。爲柱下藏書史。孔子從問禮。蓋又欲因觀周室史籍耳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我老彭曰。我親之之辭。則是必指老子也。由是觀之。老子初無

虛無因應之教。異端諸子論道。皆聞孔子之風興者。猶印度附佛法外道也。已苦無所附。以老子名不太顯。援以自重。所謂黃帝老子。皆重言也。

孔子未嘗名先賢。況於老子。其所嚴事。據管仲臧文仲例。老子蓋姓老字彭。莊子天下篇舉先賢皆以姓名稱之。墨翟禽滑釐以下皆是。則老聃即其姓名。然老子周所祖述。不宜名之。史記姓李名耳字聃。太史公時距老子未遠。豈別有傳。今皆不可知。學者闕疑可也。

僞老子實剽竊莊子而作者。如上文所言。今舉二書之言徵之。莊子在宥篇。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。莫若無爲。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。故貴以身於爲天下。則可以託天下。愛以身於爲天下。則可以寄天下。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。以吾有身。苟其無身。吾有何患。故貴以身於爲天下。則可以託天下。愛以身於爲天下。則可以寄天下。周言即荀子所謂滑稽亂俗者。然文義自相貫通。老子已言吾所以有大患者。以吾有身。又曰貴以身於爲天下。前後乖戾。始無意

義明老竊周非周引老也。

在宥篇鴻濛曰。噫汝心養。徒處無爲。而物自化。墮爾形體。吐爾聰明。倫與物忘。大同乎淳溟。解心釋神。莫然無魂。萬物云云。各復其根。各復其根而不知。渾渾沌沌。終身不離。若彼知之。乃是離之。無問其名。無闕其情。各復其根而不知。冗無味。且是段。老子致虛極。守靜篤。萬物作。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。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。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。知常曰明。不知常妄作凶。知常容。容乃公。公乃王。王乃天。天乃道。道乃久。沒

身不殆。周言怪誕。文理亦自貫通。老比前後稍善。但知常容以下。冗長無味。亦屬剽竊也。

莊子胠篋篇。故逐於大盜。揭諸侯。竊仁義。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。雖有軒冕之賞。弗能勸。斧鉞之威。不能禁。此重利盜跖。而使不可禁者。是乃聖人之過也。故曰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彼聖人者。天下之利器也。非所以明天下也。故絕聖棄智。大盜乃止。擿玉毀珠。小盜不起。老子大道廢。有仁義。智慧出。有大僞。六親不和。有孝慈。國家昏亂。有忠臣。絕

聖棄智。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。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。盜賊無有。又曰。柔勝剛。弱勝強。魚不可脫于淵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周論雖偏。意皆可通。老子文初不相屬。無有意義。其勦說可知也。

莊子知北遊篇。夫知者不言。言者不知。故聖人行不言之教。道不可致。德不可至。仁可爲也。義可虧也。禮相僞也。故曰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禮者道之華。而亂之首也。老子上德不德。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。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爲而無

不爲。下德爲之。而無以爲。上仁爲之。而無以爲。上義爲之。而有以爲。上禮爲之。而莫之應。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忠信之薄。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道之華。而愚之始也。莊周所論。亦滑稽之言。隱居放言耳。老子全勦其說。幽晦不明。不如周遠甚矣。前識者道之華。亦不與上文相承。

老子爲學者曰益。爲道者曰損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無爲。無爲則無不爲。故取天下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。又

不足以取天下矣。是取莊子知北遊之言。刪前後議論。終致不可解。且取天下。豈有道者之言乎。

莊子庚桑楚篇。衛生之經。能抱一乎。能勿失乎。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。能止乎。能已乎。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。能脩然乎。能侗然乎。能兒子乎。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。和之至也。終日握而手不掇。共其德也。老子襲是言。而言毒蟲不螫。猛獸不據。其妄誕固不待論也。其他勦周書者甚多。皆蕪陋。一見可知其爲僞。今不具舉。學者宜就其書考焉。

老子爲周柱下史。博於禮。孔子嘗從問禮。後世崇老子者。遂以孔子爲老子弟子。夫孔子所問周禮耳。非問道也。與師襄。鄉子何異。且是孔子年二十餘。博學旁求之時。猶釋氏未成道。爲外道弟子也。開闢以來。僅五千年。作者之聖。如孔釋數人而已。皆有所祖述。非取于其臆者。曲學之士。所見不博。異端之徒。言多誇嚴。不足信也。

僞老子戰國未行。至漢時。曹參絀儒用。蓋公。文景二帝。其治頗倣老子意。竇太后亦好老子。景帝及諸竇

不得不讀老子。其學始盛。武帝崇儒。宣帝尚霸。東漢諸帝多崇禮師儒。老子又絀。至魏何晏王弼始推重老莊。唱為清言。天下隨風而靡。下迄梁陳之際。士大夫尊老莊。殆過六經。其所得雖膚。亦其盛也。唐氏專事詩賦。至宋儒教大興。加以佛教日盛。老子益衰。自宋而後。間有好老莊者。亦儒者博涉之餘及此。非專學其道者。而有所謂道士者。亦托名老子。其盛殆與儒佛鼎立。遂致有三教之目。其所居宮觀。亦遍於天下。殆與佛寺相若。明一統志所載。可見也。

後世託名老子者。有二家。曰神仙服食。曰符籙醮祭。莊周書已載神人。是荒唐之言。頗有所託意。其直求為仙。始於燕昭。秦始。至漢武尤甚。齊燕迂怪之士。妄言逢迎人主。以謀利祿。然漢時尚不以合老子。班史藝文志。分道家神仙。其合之。東漢以後道士之所為耳。服食始於東漢。假金石燥烈。以取頃刻之効。謂為延年。後世論其弊已備。又有內觀鍊養。齋精自保者。雖非老子所有。亦古術士遺法也。符籙醮祭。巫祝所事。人情不免。古亦有之。而所謂道士始於漢張道陵。

萬姓統譜。張道陵留侯八世孫。生於天目山。學長生之術。退隱於山。章帝和帝累召不起。久之。遍遊名山。東抵興安雲綿溪。升高而望曰。是有異境。隨流而之。雲綿洞。有仙巖焉。鍊丹其中。三年。青龍白虎。旋繞於上。丹成。餌之。時年六十。容貌益少。又得秘書。通神變化。驅除妖鬼。後於蜀雲臺峯昇天。所遺經訣符章并印劍。以授子孫。其四代曰盛。復居此山。歷代重之。今其子孫世襲真人。按道陵事。正史不載。統譜所載。蓋出其徒崇飾。謝肇淛五雜俎曰。漢末張道陵避瘟丘。

社。得咒鬼之術。遂以符術使鬼療病。後為蟒蛇所吞。子衡奔往覓屍不得。乃生縻鵠足。置石崖頂。託以白日昇天。至今歷代崇奉。稱為天師。良可笑也。又曰。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。治病者。令出五斗米。故世號米賊。陵死。子衡傳其道。衡死。魯復行之。魯母有姿色。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。以魯為司馬。後劉璋立。殺魯母及家室。魯遂據漢中。以叛。後為曹操所攻降。魏為鎮南將軍。張之本末。不過如此。自晉及唐。尚未有聞。至五代。遂稱天師。歷宋元。未有非之者。據廣信之龍虎。

山金碧殿宇。偃然爲世榮矣。我太祖皇帝曰。至尊者天。豈有師也。削之止稱真人。然以二品秩。傳流後裔。亦幸之甚矣。又曰。夫縫腋之口。周孔猶能論其世。髡緇之託。釋迦猶能誦其言。至道流黃冠。口不絕聲。稱大上老君矣。彼詎知柱史爲何人。五千言爲何物。大道上德之宗旨。爲何事耶。而悉依託之伯陽氏。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。不亦大可羞耶。甄鸞笑道論曰。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。又驗玄都目錄。妄取藝文志書名。矯註八百八十四

卷爲道經。唐麟德元年。西京諸觀道士。見郭行真恩勅。驅使假託天威。惑亂百姓。更相扇動。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。姚義玄。劉道合。會聖觀道士田仁惠。郭蓋宗等。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僞經。前後隱沒不行者。重更修改。私竊佛經。簡取要略。改張文句。更換佛語。人法名數。三界六道。五陰十二入。十八界。三十七道品。大小法門。並偷安道經。將爲華典。舊時道經。祭醮並有鹿脯清酒。今新改安。乾棗香水。但道經言辭拙朴。穢惡處。並以除却。如大業年中。五通觀道士輔惠祥。

改涅槃爲長安經。被殺不行。今復取用。改爲大上靈寶元陽經。復更改餘佛經。別號勝牟尼經。或云大平經等。如道經之內。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首達觀之名。今諸道士並皆偷用。未知此名爲是漢語。爲是梵音。若是漢語。何故諸史無文。若是梵音。未知此言翻表何義。莊老復非西人。故知偷用。真僞可測。如老子依書。乃是周時柱下藏史。執板稱臣。與俗無異。今時即安別觀。如似伽藍。天尊老子並塗金色。如佛經。舊稱佛爲天尊。復即偷用。如漢魏已來。及至符姚。

並喚僧名道士。復偷將已用。道士舊名祭酒。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。今觀門首。並學佛置之。未知金剛師子。此漢地何曾有之。今忽妄造。前代未聞郊祀天尊。安有執玉璋披黃褐。垂素髮戴金冠。別號天尊。端拱九華之殿。獨稱大道。統御七映之宮乎。據甄鸞之言如此。則所謂道經。皆晉唐之時道士所作。今佐伯侯書庫。有道藏三千餘卷。亦夥矣。

原學第二

孔子之教。詩書禮樂而已。詩書禮樂之文。謂之文。修

之於身。謂之行。忠信所以立其德。子以四教。文行忠信。子所雅言。詩書執禮。蓋謂此也。易天道也。夫子晚好之。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。至春秋舉見之行事耳。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未嘗以教門弟子也。蓋孔孟之時。未有六經之目。莊周書始有之。雖當時所尚。亦戰國末造也。荀子曰。詩言是其志也。書言是其事也。禮言是其行也。樂言是其和也。春秋言是其徵也。天下之道畢是矣。

莊周曰。詩以道志。書以道事。禮以道行。樂以道和。易以道陰陽。春秋以道名分。莊周之言滑稽亂道。不可以訓。然至其評論道術。蓋亦舉當時所稱言之耳。戴記曰。入其國。其教可知也。其爲人也。溫柔敦厚。詩教也。疏通知遠。書教也。廣博易良。樂教也。潔清精微。易教也。恭謹莊敬。禮教也。屬辭比事。春秋教也。詩之失愚。書之失誣。樂之失奢。易之失賊。禮之失煩。春秋之失亂。其爲人也。溫柔敦厚而不愚。則深於詩者也。疏通知遠而不誣。則深於書者也。廣博易良而不奢。

則深於樂者也。潔清精微而不賊。則深於易者也。恭讓莊敬而不煩。則深於禮者也。屬辭比事而不亂。則深於春秋者也。戴記出。漢儒纂錄。駁雜已甚。如經解託夫子。亦重言也。但其言頗有可取者。亦戰國經生相傳之說也。

夫教之大本。將以治人。苟爲教之遠人。雖高何爲。故詩之教。將明人情之所同然。以道之也。夫人之情。物至不能無感。苟有所感。必形於言。言之不足。則諷詠之。詩諷詠之言也。是故心之所蘊。宜露流溢。不可掩。

蓋讀之使人觀感興起。玩之使人明恕溫厚。夫詩教尤近人。易知易感。故以居首也。詩之教在知人情所同然。故國風爲始。小雅所以推詩教施邦國。故次之。大雅及頌。頌德之辭。亦使聽者感興。然時一用之而已。故尤居末也。

詩與生人俱生者也。有諷斯有教。亦與生人俱生者也。上古無書史。其可援以教人者。獨有詩耳。今民間不識字者。其教子孫。多舉歌謠以爲言。亦足以知上世之俗也。爲樂未有無歌謠者。堯舜時亦必有詩。及

周公制作盛行。非當時所用。遂失其傳耳。如子在齊聞韶。韶亦有詩。堙滅不傳也。深於詩者。其待人必恕。待人恕者。其自居必不薄。然多恕之失。優游不斷。成婦人之仁。此其愚也。如本邦王朝。中古以來。專以國詩爲教。源勢諸語所載可見矣。其究至偷惰濡弱者。亦愚之失也。

詩在六經中爲尤完。蓋以其人人諷誦。遭秦火。獨不失其傳也。然其辭古雅。雖宿儒動苦難解。況在我邦。言語殊異。益難爲力。所幸古經猶完。聖人之教備在。

則苟以此律之。漢唐以下歌詩及國詩諸句。至里巷歌謠。皆可以當詩教。文人徒事靡麗。及都會所作歌謠。輕薄謔浪。絕無真情者。在君子之所刪耳。

左傳列國大夫賦詩述志。蘊藉敦厚。用詩之妙者也。蓋古人之於詩。斷章取義。變化無方。託意微婉。可觀可感。後世韓生外傳。實得其意。謝顯道曰。明道先生善言詩。他又渾不章解句釋。但優游玩味。吟哦上下。便使人自得。瞻彼日月。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。曷云能來。思之切矣。終曰。百爾君子。不知德行。不忒不求。何

用不臧歸于正也。宋儒此頗得用詩之意。亦其德性之美也。

物徂徠曰。詩之爲言。上自廟堂。下至委巷。以及諸侯之邦。貴賤男女。賢愚美惡。何所不有。世變國俗人情。物態莫不盡著。其辭婉柔近情。諷誦易感。而其事皆零碎猥雜。自然不生矜持之心。是以君子可以知小人。丈夫可以知婦人。朝廷可以知民間。盛世可以知衰俗。且其爲義。不爲典要。美刺皆得。唯意所取。引而伸之。觸類長之。莫有窮已。故古人所以開益智達政。

事善言語。使於隣國。專對酬酢者。於此得焉。書爲正言。詩爲微辭。書立其大者。詩不遺細物。如日月之代明。如陰陽之並行。故合二經而謂之義之府也。王介甫經筵廢國風不講。未可全非。蓋詩歌詠之言。非講說之書也。

釋氏說法已畢。作偈頌。重叙前意。出世之教。尚不廢詩者。取其易感發也。偈頌釋氏所作。其文必美。以其經翻譯。徒成冗長。鳩摩羅什亦有嚼飯與人之喻。不啻失其味。使人嘔噦。故蠻夷之國。皆無不有詩教。他

經不貴修辭。獨詩貴巧。不巧不能感人。其行不遠。且詩教以易入。易感為主。若以異邦之言。徒可以教學者。然亦苦難譯。譯者在得其意。得其意。必失其辭也。書先王大典也。彛倫所叙。貢賦所出。控制撫御之方。征伐刑戮之法。皆在焉。為教之大本。故以次詩也。書記教化所由興。治亂興衰之源。故通其學者。能疏通知遠。知遠之弊。在自以為賢智。其所言不能無誣。是其失也。

書古為書史通名。子路曰。有民人。有社稷。何必讀書。

而後為學。孔子之時。書史必多。論孟所引。多非伏生書。古書百篇。其篇名多怪詭。蓋漢時作古文尚書者。僞授。非夫子所叙也。嘗讀和蘭書。薄伊私。西域所傳書史尤古者。不過距今三千六百年。典謨禹貢。是夏史所記。距今四千餘年。是天下書史之尤古者。非堯舜之前。亦有書。夫子棄不取也。

禮者。聖人由人性之固有。以立之節也。仁義愛敬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然及其行之。非禮無以自見。彛倫之叙。政刑之設。宮室冠服之制。升降俯仰之節。皆仁義愛

敬之發而禮所爲制也。凡人之行莫不由禮而立。朝廷州里之間。顛沛造次之際。人之所以自處者。無非禮也。故禮者教道之所尤重也。彝倫之道已明。其所行之者禮也。故以次書。禮亦與生人俱生者也不無古今繁簡之異。周禮蓋極其文。夫子至聖無位不能制作。故采周禮以爲學者行己之規矩也。

禮樂古不必有書。禮以容傳。樂以音傳。其有疏記以備遺失。如儀禮類而已。史記儒林傳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是也。儀禮之作蓋出戰國。謂孺悲從夫子受

之則謬矣。漢時稱爲禮經者。儀禮也。戴聖所記。九駁雜。歷代已有時王之禮。儀禮不可復行。姑取戴記以備六經之數。亦後儒之爲耳。禮以治其形。不可無所以治其心。樂者先王所以養其心。發其和也。夫形以氣動。神依氣立。聲者氣之動。所以能動神也。故聞大聲能使神絕。聞囂聲能使神煩。樂器聲之至和而動之有序者也。故能動神氣使之發舒愉懌。猶風之長養萬物也。發揚壯厲使人心奮發者。北鄙殺伐之聲也。繁手鄭重使人心湛弱者。

鄭聲也。此二者聖人之所放棄也。夫歌詩哀樂之心發於外者。可觀可怨。故琴瑟之音。必與歌詩相和。以成其用。其辭抗厲輕生者。必以殺伐之聲行之。其辭流漫淫靡者。以鄭聲行之。今之俗樂尚然。其心以憫物爲意。欣欣愉舒。是仁之存也。聖人因制中和之聲。被溫厚之辭。以絃歌之。所以存其仁而去殘忍之心也。鄭聲世俗之所深好。而雅樂之所以壞也。故聖人尤惡之。貪殘內亡。形體外正。心氣愉舒。盎面達背。是生氣之暢。佛氏所謂根本四禪是也。然佛絕樂。則別

有治性之術。發禪之方。大抵因靜坐息外馳而得之。聖人制樂。以使人立至四禪之地。是其巧也。後世雅樂已壞。人苦於無治性之方。立主靜持敬靜坐調息等法。以治其心。亦不得已之爲也。近世徂徠徒欲興樂。而不知樂以歌詩爲主。五音所以佐之而已。聖德太子時。頗傳彼邦古樂。不能作歌詩。其所肄特五音節奏之間而已。故所謂古樂。皆啞者之樂。豈足以裨教化俗乎。

樂上古亦有之。其專以爲教。蓋始于堯舜。觀堯典教

胄子之言。而可知矣。歷代率之。至夫子尤重之。禮以方其外。樂以和其內。故以次禮也。

樂以治心。心氣和平者。廣博易良。志意寬博者。每有奢侈之失。以其少檢制也。

樂西漢之初。儒生猶知用之。如魯人絃歌是也。後漸泯滅。所謂雅樂徒備儀文耳。禮樂儒教所尤重。今也其一可嘆之甚也。

樂以絲聲為主。聲之尤和者。其動人亦尤甚。故孔子之門。大抵用琴瑟。莊周所謂獨絃哀歌是也。獨絃不

與他樂器合奏之謂也。

琴本邦古亦傳之。中世失其傳。唐尚傳琴。而古音不傳。如物徂徠猗蘭琴譜。亦古之遺音也。苟有知音而達道者。據以作樂。亦不難矣。至歌詩。國詩及里巷歌謠。苟不失中正者。皆可采用。依傍古詩。新作其辭。亦可。但彈法非易。非幼習恐不能巧。庠序之設。未盛。譯經之功。未施。人苦於學術難入。加之以鄭聲方盛。以音教後生。其弊將有不可言者。且古君子貴溫厚愷悌。今之儒者。貴矜莊方嚴。優伶之事。輒耻爲之。是樂

之所以不易興也。

舞古亦以為教。而孔子之門少聞。蓋已非學問之要。且近優伶也。

詩書禮樂之教。以人治人者也。易以天治人者也。天之道。盛者必衰。屈者必伸。當其塞也。君子不能無窮。當其通也。小人亦或有功。大之國之興亡。時之治亂。小之人情之反覆。世故之委曲。皆無不有盛衰之機。故聖人設卦爻以象之。使夫微隱不可測度者。粲然明著如覩黑白。人處其間者。進退盈虛。與時消息。不

至固滯。是易之教也。故不知易者。不達事之變。不可以有為。此其所以次樂也。伏羲畫八卦。其意固遠。然止有卦爻。無有繫辭。人能通其微旨者。蓋亦鮮矣。至文王。累為六十四卦。以究其變。始繫之辭。周公申以爻辭。易道始明。大傳曰。易之興。其在中古乎。蓋謂此也。夫子之所好。卦爻及文王周公之辭而已。韓宣子之魯。見易象與魯春秋。則大象之作。固在夫子之前。其取象簡明。邃于易者。但在聖人。取亦可。不取亦可。彖傳以下。易師所作。妄謬過半。以為夫子作謬矣。

易天道也。非如詩書之爲入道也。論孟及左氏所記。引詩尤多。書次之。至易。論語中僅僅一二條而已。至孟絕無有也。天道故也。知易者。其處已必詳。此其所以潔清。見機應變。此其所以精微。然見機之弊。在自全。自全者。視人之禍患。漠如道路。是其賊也。後世窮理之學。推明天理。窮極精微。不啻因此以開物成務。中庸之人。亦得以知聖人立教之原。亦易教之遺也。殷時以易供筮。洪範可徵。筮法當與今異。揲著所得。三畫卦而已。其法簡陋。是龜卜之所以盛行也。夫卜

筮者。一衆志決。嫌疑。亦人情不能已者。易以明消息變化之數。人當其時者。有吉凶悔吝之應。占者因得推行其說。以戒之。其勝龜卜遠矣。龜卜古陋習。與雞鹿何擇。先王未能禁。夫子不當制作之任。其用捨不可知也。

春秋所以正名分之書也。古之聖人兼君師之任。故君臣之分不太嚴。有奉其天職共治天下之意。觀左傳所載列國之事可知也。周室之衰。威令不行。其弊天子與諸侯交質者有之。大夫行天子之禮者有之。

名教將墜。夫名者教之所寓。不可不慎。夫子不言乎。
必也正名。是春秋之所以作。孟子曰。春秋王者之事
也。又曰。孔子作春秋。而亂臣賊子懼。西周之隆。征伐
黜陟。自天子出。列國之民。有所歌詠。以美刺其上。天
子陳而觀之。美刺之言。上通黜陟之典。下行。世道益
降。詩不復見采。而夫子之春秋出。春秋之作。蓋以微
見其設施之端云爾。故曰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然夫
子又不言乎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春秋王者之政也。
故曰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其文史也。其義則丘竊取

之。蓋謂其有所取裁也。

詩書禮樂之教至矣。可以有為。而不可無所以辨得
失之道。春秋之作。蓋為此也。屬辭謂褒貶之際。屬文
各異。比事謂援他事相比。以見同異。春秋是非之學
也。及不善為之。文過飾奸。此其失之亂也。

春秋以切當世之文。夫子亦不輕傳入。戰國時所行。
蓋非其真。韓宣子之魯。見魯春秋與易象。以為周禮
盡在魯。則左氏經文及所載書法。亦據魯史遺編。改
撰者。經文果夫子所筆。不得書孔丘卒。以為魯春秋。

乎。夫子非卿。亦不得書。若魯人尊夫子書。則必書孔子卒。不得書名也。其僞托固不待辨而明。且春秋首舉春王正月。夫魯史書正月。明是周正。時王之制。豈須注釋。但民間因仍用夏正。詩經可徵。故其用周正。注王字以別之。由是見之。今春秋已非夫子之筆。又非魯史舊文。即戰國之士。拾綴遺文。僞撰耳。但如書日食三十六。不帝後世作曆者。逆推以較其疎密。西人傳其法。因得正其紀年之謬。亦賴此書之存而已。西狩獲麟。亦鸛鵒來巢類。聖人感麟作春秋。斷筆於

獲麟一句。是公穀誇毗之言。誣聖人。孰甚於此。使夫子識麟。果如左傳所記。亦博物之餘。與辨肅慎石駘無異。孔子作春秋。亂臣賊子懼。孟子之言。足以斷之也。左傳之文明暢。無洙泗淳質之風。且其中載畢萬分晉之論。田氏篡齊之占。則其作在威宣之際。畧與孟子同時。取各國史書以成之。一部之中文辭自有古今之異。猶司馬溫公通鑑。不盡出己手也。然周季治亂之迹。因此書及國語以傳。則其在後學。固不爲無益也。公穀據經文。故與左氏立異同者。其作又在

左氏之後。或曰。秦始皇時。博士所作。意當然也。蓋夫子之春秋不傳。而其所以爲教之意則在。如朱子通鑑綱目。亦得春秋之意者也。

六經至矣。論語夫子與門弟子論學之言也。故治六經。不可不讀論語。六經殘缺。夫子設教之序。晦而不明。後儒以論語之言切問近思。尊崇過六經。亦勢之必至也。不知論語不得六經。徒法無術。六經無論語。則無求仁志毅之教。不能免博而少要之譏。故論語六經之羽翼。不可相無也。

中庸論道之大本原於天。爲天下通行之教。先聖立教之意。盡在此書。不可不讀也。孟子爲諸子冠冕。發明夫子之教甚多。又次之。荀子雖降。崇大道。排異端。又可以爲次也。孟子性善養氣。一時有爲之言。非其至者。荀子書。朱子以爲雜刑名。徂徠以爲爭宗門。頗中其病。然孟子固高。荀書亦多洙泗遺言。非後世諸子所及。不得以一眚棄之也。漢儒之瞽古。宋儒之窮理。本邦伊物之復古。亦不可不讀也。

夫子歿。七十子之傳。各得其性所近。楊墨諸家之言。

又作道術爲天下裂。申以秦政焚書。六經庶乎熄矣。及漢興。除挾書之律。經籍又出。然灰燼之餘。諷誦所傳。殘缺不全。加以專門之陋。學者補罅漏之不暇。安能得道之大全。觀之乎。馬融鄭玄始集諸家說。作五經解。後生因得周通古經。二子之功固大矣。然去聖已遠。微言不明。言語亦有古今之異。故訓詁之際。尚不免有謬誤。況於聖人立教之意乎。東漢以來。漸尚詩賦。加以佛老益熾。至李唐之際。六經之教。如存如沒。日就幽晦。然其所以治國家正法度者。未嘗不由

夫子之教。何則。夫子之教。彝倫之道也。非如權教可掃而滅之之比也。及宋時。周茂叔本周易。爲窮理之言。程朱繼起。夫子之道又興。其立志之高。制行之嚴。爲學者模楷。所謂孔孟之小者。獨惜窮理未精。亦不甚嫻古文。加以禮樂壞崩。達磨之禪方熾。其所以設標準教學者。往往不免雜其說。然漢以來儒者之正。未有過此時者。又有陸象山陳白沙王陽明之屬。似程朱而加偏焉。本邦伊物二子。皆治古經。成一家言。其言往往出宋儒之上也。

原名第三

人爲萬物之靈。有秉彜之性。仁義之心。發於心。爲慮。宜於言。爲名。聖人因其然。以建彜倫之教。故名者教之所寓。不可不慎也。孔門諸子。豈有不知仁孝之義者乎。其問仁問孝。皆欲明其所以爲之之方耳。夫子教之。亦必從其材高下。誘進之道。故其言每人不同。楊墨已興。道術乖戾。漢氏以來。訓詁紕謬。後人遂於仁義之名。不免有所迷惑。欲明其名者。宜先明其文。文者言之符也。言與生人俱生者也。及制文字以記

之。其法有二。有諧聲者。其字有音無義。如我邦伊呂波。萬國所用皆然。有象形以通意者。漢字是也。漢字雖有六書之目。要之圖繪而已。上古謂字爲文。亦取圖繪義也。夫言從簡而趨繁者也。字子也。言其孳生無窮也。言語之道。轉化益多。如牙字是象形。轉爲艸木萌芽。以其音類鴉聲。又轉爲烏。烏之爲禽。冬夏不徙。故又轉爲恒常義。如大小雅是也。以二雅先王之典。至漢時。又以爲雅正義。後世遂有風雅文雅之言。其始一牙字耳。牙之爲言。與生人俱生者也。及其爲

八學新論
四十五
萌芽為鳥鳥為恒常。其音韻必有清濁輕重之異以別之。是自然之理也。譬如和言謂竹為太潔。又以名人則其音微輕。雖兒童亦聽而知之。漢字亦然。其始一牙字也。轉為萌芽。為鳥鳥。為恒常。其發口必有輕重之異。不至相亂也。然至著簡牘。苦難辨識。作偏旁以別之。李斯小篆是也。蒼頡之文。不可得考。如博古圖錄所載。夏殷之鼎。款識已簡。且其真偽亦不易辨別。鐘鼎之文。其最古可信者。槩出周中葉。而有有偏旁者。有無偏旁者。所從偏旁。頗又不同。蓋漢字已屬

圖繪。書契之興。人人以意書之。不能無異同。當今之世。欲明古文者。不過據鐘鼎之文。細玩以通其意也。然周距制字之時已久。互相承襲。其間又必有失故形者。徵諸小篆與鼎文。頗有異同可知也。今欲強通之。必有王氏字說之陋。多見闕疑。雖小學亦然。天字象天形穹隆也。然夫子所謂天皆以天道言也。帝古文作𡗗。衣冠尊嚴之形。上帝之言亦從此而生。夫以天有主宰者。是世俗之見耳。故上帝惟祭祀之言有之。至夫子惟稱天不稱帝也。

鬼篆文取有物凝立之象。土之凝結爲塊。木之高大爲槐。皆從鬼生也。

神申字之子。申與由爲朋。蘖略同。取田苗蔓延之象。以申爲神。言天地生生之氣不可得測也。古用鬼神字。略與後世造化同。然亦就祭祀上而言耳。如中庸鬼神之爲德盛乎是也。神字從示。示古視字。篆文象垂示之形。謂有所視法也。

魂云字之子。云古雲字。篆文象雲氣上升之形。所謂如魂氣無不之也。魄白字之子。凡物之死。必枯萎成

白色。糟粕之粕亦此義也。故魂魄以已死之後言也。古無大極之名。大極蓋易師所作。天有一氣。地有寒暑。萬物盛衰終始之變。由此以生。羲皇乾坤二卦。正著其象。漢儒以大極爲元氣。猶之可。然非易有大極止有乾坤耳。且羲皇畫八卦。未有文辭。不名易也。至文王繫辭。始成墳籍。是知易名周以來始有之。況如大極陰陽。皆出後世學者。不必拘說。

陰陽古以名山之向背。水之南北而已。其以說易。始見于象傳。伏羲畫奇偶二爻。止名乾坤。大傳乾策坤

策是古名之猶存者。已而以乾坤爲成卦之名。易致混淆。至文王以大小名奇偶二爻。作彖傳者名以剛柔。至象傳始有陰陽之名。大小剛柔陰陽。在奇偶二爻止爲一德。未足以盡其義也。陰陽名而易道幾于熄矣。詳見于易解。

氣象形。鼎文象日光。又象地氣上升。如血氣食氣皆是義也。

五行之行。篆文會意。取行列義。轉爲行步道路。旁義耳。五行生民資生之所急。故古聖人舉名之。使以時

治之不失其宜。如春月出火。冬月斧斤入山林。皆其教也。至箕子之時。有配當咎徵之說。勢之必至也。夫子收洪範。亦取其可取者耳。如其誣妄達者自知之。然配當之言。亦出聖賢使人有所矜式而知畏敬也。後世不察。舉配當之言。以爲窮理之方。則過矣。孔子之門無稱五行者。蓋夫子所不取也。荀卿以爲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。謂之五行。然今所傳二子之書。未嘗言五行。其盛言五行者。始于鄒衍也。

仁人同字。其言出周中葉。言其慈惠肖人。無有深義。

如大叔之傲。鄭人以仁稱之。可見也。舉以爲學問極致者。始于孔子。充類至盡之言也。內之樂天知命。外之修身齊家。以至治國平天下。凡人所能爲。仁中一事耳。洙泗之教。六經六藝。皆所以輔仁成之。所謂依仁是也。

義我字子。取物我對立義。從羊即羝羊觸藩。言其有抵觸也。

禮象豆盛物。從示取祭祀義也。

知矢字之子。謂人之知有所指明。猶矢之命中也。

忠中字之子。中篆文會意。謂中央也。轉爲中外之中。忠字之所由生也。中外如一。不以口給禦人。是爲忠也。

衷亦中字之子。從人從衣。取物在衣中之義。九傳衷而擊之是也。然古經衷中多通用。

信篆文從言從人。又從言從心。是會意言人言宜信。不當有虛誕也。孔子之門用忠信二字。與中庸誠字略同。唯忠信多就交人上而言耳。

恕如字之子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是恕義也。物徂徠

曰。於文如心爲恕。故已之所欲。以施於人。亦恕也。得之。

孝篆文多從爫。爫切肉也。從爫從肉爲肴。從爫從子爲孝。取人子孝養之義。孝之言蓋從肴而生也。教之言從孝而生也。

聖鐘鼎之文。從耳從口。或從言。是會意。辨論聽受過人之謂也。至李斯小篆。從耳從口從士。亦耳口可任之謂也。古用聖字甚輕。左傳以臧武仲爲聖。可見以爲至德之稱。亦始于孔子之門也。

誠之爲言。從成而生。成象城垣構築之形。言其已築成。無復可加。古用誠字皆虛字。與固字略同。固亦象墻垣自環之形。至子思中庸以誠爲天道。所謂誠者自成是也。皆其家言。非誠始有自成之義也。後世遂有誠僞之名。因子思之言生也。

恭敬皆謹慎之謂。恭以貌言。敬以事言。恭已敬鬼神可徵也。恭篆文會意。象束脩之形。從心者著其義也。遜孫字之子卑遜也。猶弟轉爲悌也。

溫篆文日在豆上。是會意爲溫熱義。故轉爲溫和義。

今隸從日從皿亦取此意也。

良象形。以日月之良言。細玩篆文可知也。楚辭吉日辰良是其本義。如良相良材之良亦由此以生也。

廉者廉隅之義。謂取舍分辯截然也。又轉爲廉利義。若以爲不欲。後世始有之。非古義也。

節本竹節。故轉爲節義之節。爲禮節之節。

和禾字之子。彼邦上古人資黍稷。稻取諸南方以糝其羹。如今世魯西亞諸國之爲是和字之義所以生也。篆文從龠。取管籥和諧。隸書從口。取飲食調和也。

正篆文象射的之形。故爲正直義也。

勇甬字之子。甬篆文象甬中物上湧之形。故爲奮發義。以爲艸木花發。漢儒謬解也。

文象形象物有文理也。聖人因天命之性設教。禮樂政刑皆人之文也。故文爲道之別名也。

武亡字之子。亡象形象人足跡。故爲亡去義。轉爲滅亡義。亡之爲武亦取其所破滅也。其從戈者焦弱侯以爲從亡著其聲。從戈著其義是也。言與生人俱生者。謂足跡爲亡。固在書契之前也。

經象形。涇莖皆同字。經爲布帛之經。故又轉爲定則義。六經是也。莊子有黑經十二經之言。徂徠以爲稱聖人之書爲經。昉于七十子之後。意當然耳。

權法馬也。如今天秤所用。加減以取均稱。故爲反經合道名。

辟古文蓋取磬積之形。轉爲法辟。爲君辟。又轉爲偏辟。如師也。辟是也。爲磬裂爲圭璧。爲跛蹇爲霹靂。皆旁義也。

忍之爲言本從刃而生也。鼎文亦從心者。使人易識。

別也。又是會意。取物觸刃。言雖傷心。能忍爲之也。以爲容忍。是後世之言耳。

性生字之子。象草木穿地而生也。告子曰。生之謂性。莊子曰。形體保氣。各有軌則。謂之性。皆正義也。告子之言爲孟子所斥者。以人之性與犬馬同。不免悖謬也。情青字之子。青篆文象井中有物。是取湛碧義。清靜二字從此而生。以名人之性情。謂其真實無虛飾也。才古材字。象析木取材之形。其從木爲材。猶然字從火爲燃。小學之過也。才以器識言。才不才亦各言其

子可徵也。或以才字象草木始生。然以才爲僅少義。古無見。漢儒謬解篆文也。

君子君指人君之辭。左傳可徵。子之爲美稱。蓋謂其能爲人子。是不肖之反。周以爲五等之爵。亦取其義也。君子小人皆以貴賤言。見于左傳者。足以爲徵。君子小人始見周公易爻辭。其中頗有類善惡之名者。實以貴賤言也。其定爲善惡之稱。始于孔子之門。蓋婉辭也。

入學新論 大尾

附錄

封建之治三代所共。最爲便利。何則。尊卑有等。人無爭競。民知敬上。風俗敦厚。諸侯皆有兵衛。安固難動。夷狄不能侵。盜賊無所容跡。是其所以爲善也。秦政之法。遺禍後世者二。彼邦之民。世受其亂。何謂二。焚書也。廢封建也。六經焚。至道不明。儒者徒尚文辭。少。有經國之用。封建廢。兵勢益弱。後世終至爲戎狄所并。且唐宋以來。兵農始分。兵不可復用。夫聚強悍之徒。授以不仁之器。限其升進之路。能不跋扈者。未之

有也。農兵不然。人親其上。念其家。雖驅之死。不叛也。夫封建致亂者。不得其道也。漢諸將以屠販之人。與之數郡也。晉諸王以驕傲之質。假之利器也。苟使其親疎相間。大小相維。天子之地。半天下。以時朝之。質其妻子。如本邦豐國公之制。豈得有叛亂。豐公之制。使諸侯與其妻子居都下。間歲就國。諸侯生以都下邸第為家。則無有異圖。此法非創于豐公。大內氏據山陽。前筑豪帥。有與其妻子入居山口者。間歲即就國。豐公蓋倣此耳。西人檢夫兒。以為是法。雖嚴酷。然制

御諸侯。莫善於此。後世儒者。或以為封建勢也。聖人之所以無如何也。誤矣。本邦上古封建。已而盡召諸國。造入事朝廷。以天下為郡縣。足利氏以來。又建諸侯。夫以宋太祖。奪兵權於杯酒之間。況在堯舜揖讓之際。何不可為之有。而不改作者。其法善也。設使後世循其制。內有叛亂。必不至淪為左社也。明清相拒。渾河之敗。首級數千。貴州土司之力也。假令明氏有侯伯數十。士大夫以下。執兵從戎。如春秋列國之時。是可得精兵數十萬。皆知耻死。綏與悍將。驕兵不同。建

州數萬之衆。豈足懼乎。吾邦及西人皆以漢人爲怯懦。是積習所致。文武殊途故也。見其立暴君之朝。犯顏諫諍。視死如歸。我邦人不能及也。朝鮮役。我師屢與明兵接戰。加藤清正略咸鏡道。以其兵八千深入女直東部。每戰破走之。虜酋棄城走。縱火焚其國都。還時人以其朝鮮人純怯純弱。女直號爲健國。實怯五人始可當我兵一人。明人外怯內剛。我師遇之屢却。頗憚之。則非其人天性怯弱也。用之不得其道耳。堯舜夫子所祖述。治國之術莫以尚焉。但教學之道。

進修之方。比夫子之時。爲未備耳。堯之老。舉舜于畎畝之中。以自代。夫丹朱啓明。唐虞之臣亦非阿諛之人。其舉任之。則其有絕人之能可知也。其他九男。豈無一中材之人。使舜禹益稷佐之。亦可以經百年無敗。而堯必舉舜讓以天下。至舜子商均。其爲人雖不可得知。意非庸愚之人。所謂不肖亦不肖其父耳。舜述帝堯之志。舉禹以嗣君師之任。不得不然也。唐虞之時。至治隆洽。後世不能及者。蓋以此也。禹薦益于天。經年不久。及天下歸啓。啓不亮乃父之志。偃然當

大物而不辭。堯舜官天下之志廢矣。若使後世繼法禪讓之美。當今之世。雖西盡西海。北暨夜國。蒙聖人之化。亦可也。郡縣之治。士選舉不世祿。浮躁輕進。風俗崩壞。然若上有揖讓之主。下有稷契之佐。郡縣之制。亦官天下者。未爲不可也。今以昏闇之主。承繼于上。其本已亂。未獨治耶。均之亂也。封建之禍。緩而郡縣之治。土崩魚爛。莫之救也。況科舉之弊。至以詩文選人。譬如擇婦以絃歌巧拙爲第。不敗其家者殆鮮矣。經世之士。不可不察也。

附錄終

帆足先生著述

入學新論 金壹卷

大學標註

論語標註

孟子標註

中庸標註

詩經標註

書經標註

易經標註

禮記標註

春秋左氏傳標註

荀子新註

脩辭通

全壹卷

窮理通

全五卷

四大家詩選并評

全四卷

肄業餘稿

全二卷

井樓纂聞

全四卷

天保十五^甲辰歲吉月發行

三都

書舖

京二条通東洞院先

江戸日本橋壹丁目

同 二丁目

同

同 中橋廣小路

同 芝神明前

同 淺草茅町三丁目

同 横山町三丁目

大坂江戸堀壹丁目

同 博勞町心齋橋角

大文字屋正助

須原屋茂兵衛

山城屋佐兵衛

須原屋新兵衛

西宮屋弥兵衛

岡田屋嘉七

須原屋伊八

和泉屋金右衛門

今津屋辰三郎

河内屋茂兵衛

Handwritten notes and stamp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left page.

